

[No. 1]

帶給人幸福的護理路

Walk on the Path of Nursing to Bring Happiness to Others

■ 文 | 楊晏 臺北慈濟醫院 12B 病房護理師

成為一位護理師並不簡單，一開始面對親朋好友的質疑、修習課程時的困惑、踏入實習的不知所措、進入職場時徬徨的新人期……種種關卡就像在考驗自己選擇護理的心是否依舊如當初那般堅定，也讓自己不斷的思考「護理」對我而言究竟是什麼？踏入臨床已滿一年，回想這一路走來的跌跌撞撞，總有那麼些刻骨銘心的小故事；與盧爺爺的人生交會，讓我在護理工作上體驗到全人照護，更加堅定自己不悔這條幸福的護理路。

八十多歲的盧爺爺是末期癌症合併有併發症的病人，因發燒、腹痛、噁心嘔吐及便秘而再次入院，本來要動手術，沒想到腫瘤轉移迅速，比想像中還嚴重、複雜，最後只能放棄手術。家屬面對盧爺爺死亡迫近的無助與不捨，決定隱瞞病情，並採安寧緩和治療，所以意識清楚的盧爺爺對自己的末期病況並不知情，仍堅信著洗腎、化療之後可以恢復健康。

身為一線臨床照護團隊都知道「病人自主權利法」，當發現病人與家屬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時，利用跨團隊合作召開一場家庭會議，我們在會議中讓病人及家屬了解雙方的想法，也讓所有人知道盧爺爺的病情可以再透過什麼樣的治療得到改善及緩解。

透過這次的家庭會議取得共識，結論是「維持盧爺爺洗腎及營養針劑治療，並在一般病房採取安寧共照模式」。

我雖然在普通病房工作，但照顧盧爺爺的過程中，我陪伴他和家屬面對他的最後一道人生課題——死亡。我們陪爺爺回顧他的人生，讓他肯定他這一生是有價值且圓滿的，協助他接受生命走到終點的事實，並鼓勵家屬陪爺爺生命回顧，進行對話，表達心情，減輕所有的不捨及擔憂。我們都能明白焦慮是種主觀情緒反應，面對死亡的焦慮更意味著未知，但相信透過有溫度的陪伴，他們也能知道此戰役並非單打獨鬥，而是有一群醫療團隊成員在背後給予支持及陪伴。



照護期間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得知爺爺還有個心願未完成，他想和國外的兒子碰面。

為達成爺爺這個心願，我們協助辦理「居家檢疫者探視」，申請防疫車派送，並由護理長著全身防疫裝備全程陪伴探視。雖然短短 15 分鐘，即使近在眼前卻不能碰觸彼此，但是見面那一刻，所有思念和不捨已盡在不言中。盧爺爺在醫療團隊細心照護下順利出院至機構繼續洗腎，而後在後續某個夜晚因呼吸喘再入院，並在隔天清晨安詳地離開。

透過這次照護的過程，讓我有機會以「醫療團隊的身分」學習用生命走入生命，體驗全人照護的精髓，在照護過程中雖然盧爺爺最後仍離開，但醫療團隊已協助家屬及病人在臨終前做到道謝、道歉、道愛和道別，讓病人可以在有尊嚴及人性化的照護下走向生命終點。

藉由個案照護讓我學習到面對癌症末期病人的照護，除了關心疾病進展、病人及家屬情緒與陪伴外，不可忽略病人自主權及選擇權。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才是真正的愛？雖然從無標準答案，但或許可以思考：若只剩下呼吸、心跳，躺在床上度過餘生、他的感受、意願、選擇又是如何？死亡是人生最大的失落，沒



有人願意每天在這種失落的情境中度過，此次親身經歷過死亡別離，也讓我更珍惜現在的每一分秒、每一個相遇和每一次學習，或許緊抓在手中的看似不會流失，但硬撐著任誰都會累，然而此時的放手也並非失去，因為可以讓人把握剩下的每一分秒，彼此相互陪伴，好好說話、好好道別。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生命終有回歸自然的那天，但到那時還來得及選擇嗎？現今社會自主意識抬頭，每個人對自己的病情、治療計畫及後續照護都有知情的必要性，然而面對癌症末期的病人，基於不捨，家屬有時會用自己的愛來代替其選擇治療方向，悄悄的變成祕密，然而又怎麼會知道我們自以為的愛便是病人心中所嚮往呢？「多想一家人，心朝著同一個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著溫暖的體諒，多想一放下，世界就還給你夢想，多想你知道，愛就在我心底流淌。」就如歌詞所說，醫療團隊適時的合作、適當的介入，建立彼此間溝通的橋梁及成為傾聽的夥伴，讓彼此可以朝著共同的方向努力，即使在黑夜中，也能再次迎接新的一道曙光。

出生已是天注定，但如果可以，至少我想選擇如何走向人生終點，走在臨床護理這條路上，學習將重心放在生命，除了醫囑常規，更提醒自己隨時運用同理心及耐心照護病人，以全貌去關注一個人、一個家庭，並非單純關注疾病本身，因為生命從來就不僅僅只是「活著」就好，既然無法掌握生命的長度，就讓我們在還有能力時拓展它的廣度吧。